



Temptation and Hero:
A Study of Milton's Trilogy

诱惑与英雄：
弥尔顿三部曲研究

吴玲英 著



科学出版社

诱惑与英雄：弥尔顿三部曲研究

Temptation and Hero: A Study of Milton's Trilogy

吴玲英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弥尔顿英雄诗歌三部曲《失乐园》《复乐园》《斗士参孙》为研究对象,以他本人的神学思想为切入点,深入研究其三部曲对西方传统史诗之“英雄”的改写。弥尔顿通过诠释和重新定义“英雄”,艺术性地塑造了三个在美德精神层面不断精进的英雄形象,从而在文学史上占据了“永恒的经典地位”。

三部曲聚焦于“什么是真正的英雄”和“怎样才能锤炼成英雄”,弥尔顿因此构思了“美德英雄范式”,并为锤炼英雄而刻意设计了同一“诱惑模式”。基于弥尔顿悖论性的诱惑观以及将成功抵御诱惑作为衡量英雄独特且唯一的标准之坚持,本书将三部曲解读为一个完整的英雄品质追寻之旅。

本书对高等院校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和宗教学等专业师生的学习和研究具有独到的参考价值。本书关于弥尔顿三部曲中“诱惑”主题的探析,对诱惑无处不在的当下社会具有警示作用,有助于“改良那些有毁灭性常见错误和享乐至上本性的智慧之士”。其中,对英雄形象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告诫世人如何以“人的内在导师”为指引、如何抵抗诱惑和成就英雄品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诱惑与英雄:弥尔顿三部曲研究/吴玲英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7
ISBN 978-7-03-056898-4

I. ①诱… II. ①吴… III. ①弥尔顿(Milton, John 1608-1674) - 诗歌研究 IV. ①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9170号

责任编辑:张 达 郭亚会 / 责任校对:王晓茜

责任印制:张欣秀 / 封面设计:铭轩堂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7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6 1/2

字数 310 000

定价: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序 言^①

玲英在其专著《诱惑与英雄：弥尔顿三部曲研究》里，将对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的三个研究目标连在一起。

第一，她诠释了弥尔顿式基督教神学思想之中心教义，特别关注其具有悖论性的“诱惑观”以及对“圣子”和“圣灵”的非凡理解。[例如，关于“圣子”耶稣，弥尔顿认为，耶稣“神之子”的身份是隐喻而非自然的，耶稣被称为“神之子”是因其完美的人性及美德，并由此被赋予了“神一样的”威力和智慧；关于“圣灵”，弥尔顿认为，相比“圣灵”，“精神”更为贴切，具体指刻写在每个人内心的“信仰、忍耐、节制，/加上爱”等“内在精神”，而这是有着“神一样的”特质之人永葆神性的关键所在，因为神性包括“神一样的”外在形象和“神一样的”内在美德。]^②直到最近，学者们一直在争论，19世纪才被发现的神学著作《论基督教教义》（*On Christian Doctrine*）手稿是否真为弥尔顿所著。但大量论据最终证明，《论基督教教义》确为弥尔顿所作，我们也终有足够理由充分运用《论基督教教义》中的教条把握诗人弥尔顿的宗教视野。众所周知，弥尔顿对基督教“三位一体”中“圣子”和“圣灵”这两个维度的理解（另一个为“圣父”）在当时完全被视为异端。玲英在专著中阐明，对于评价弥尔顿的主要诗作，正确把握“神之子”（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和“精神”，为什么是至关重要的。

的确，专著的第二个目标在于，列举《论基督教教义》第一部分相关内容来解读弥尔顿的三部伟大诗作《失乐园》《复乐园》《斗士参孙》中的“英雄”。关于弥尔顿与希腊史诗传统和拉丁史诗传统的关联，西方学者已讨论甚多，但这本专著将异教英雄主义与三部曲中独特的弥尔顿式英雄[译者按：即美德精神英雄]之建构相对比，而对于弥尔顿式英雄而言，抵御诱惑是锤炼和衡量英雄唯一的方式。更准确地说，玲英展示，我们可以在弥尔顿神学思想的观照下从其诗歌中辨识出范围广泛的英雄，从伪英雄撒旦到完美英雄耶稣，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亚当、夏娃和参孙。虽然拥有强大外在力量的撒旦很容易被误视为真正的英雄主义，玲英表明，三位真正人性意义上的英雄却要在历经挣扎之后方能重拾自己因信仰不坚、

① 序言作者为本书作者访学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的导师雷德·巴布尔（Prof.Reid Barbour），“序言”中文由本书作者翻译。巴布尔教授是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 Roy C. Moose 杰出教授、A&HCI 学术期刊《语文学研究》（SP）的编辑。

② 括号及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刻意添加，便于读者更顺利地理解弥尔顿的神学思想。

背叛和犯罪而失去的“内在精神”。

第三，玲英的弥尔顿专著对中国读者尤其具有意义。一方面，她综述了迄今为止中国已出版的弥尔顿学术研究，这将有助于推进中国的弥尔顿研究；另一方面，她修正了中国学界研究弥尔顿的一些传统做法，而将弥尔顿本人的基督教思想作为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是因为弥尔顿的神学思想正是其革命性之所在。此外，玲英对弥尔顿诗作的中译文本展开精心的文本细读和分析，这将极其利于中国读者的鉴赏，使之体会到，即使对于 21 世纪的中国读者而言，弥尔顿为什么依然富有力量，力量何在。

吴玲英将弥尔顿的神学思想、诗歌创作与弥尔顿在今日中国的接受情况这三者编织在一起，由此成就了一项意义深刻的学术研究。这将影响和改变读者接近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弥尔顿的方式。

雷德·巴布尔

北卡罗莱纳（教堂山）大学

英语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

2015年5月

Preface

In her monograph *Temptation and Hero: A Study of Milton's Trilogy*, Lingying unites three important aims regarding the study of English poet John Milton (1608-1674).

In the first place, she explains the central tenets of Miltonic Christian theology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his paradoxical view on temptation and extraord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Son of God and the Holy Spirit. Until just recently, scholars have debated whether Milton in fact had written a manuscript discover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entitled *De Doctrina Christiana* (*On Christian Doctrine*). Now that we possess overwhelming evidence that the treatise is in fact Milton's, we are finally in a good position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what it teaches us about the poet's vision of his Christian faith. As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Milton's understanding of what are usually two dimensions of the Christian trinity,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the third is God the Father) was considered heretical in his own time. But Lingying shows why our right understanding of Son (incarnated as Jesus Christ) and the Holy Spirit is essential for evaluating his major poetry.

Indeed. The second aim of the monograph is to enlist the first part of *On Christian Doctrine* in a major reading of the "hero" in Milton's three greatest poems: *Paradise Lost*, *Paradise Regained*, and *Samson Agonistes*.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of Milton's engagement with the Greek and Latin epic traditions, but this monograph contrasts that pagan form of heroism with Milton's commitment in his trilog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ecifically Miltonic hero, according to which resisting the temptation becomes the only way of tempering, and measuring the hero. More accurately, Lingying demonstrates that with the help of Milton's theology, we can identify a wide range of heroes in the poems, from the false hero of Satan to the perfect hero of Jesus, with Adam, Eve, and Samson in between. Whereas it is easy to mistake Satan's grandiosity for true heroism, she shows, these three human heroes must struggle to recover the spirit within them that they have betrayed by sin and

faithlessness.

Third, Lingying's monograph on Milton ha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readers. For one thing, she offers a helpful overview of the scholarship on Milton that so far has been published in China. For another, she alters some conventional treatments of Milton in that scholarship, taking seriously his Christian theology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what made Milton revolutionary. Finally, her close readings of Milton's language as it i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will greatly enrich the reader's appreciation for why and how Milton might speak powerfully, even to twenty-first century students of Milton in China.

By weaving together theology, poetry, and Milton's reception in China today, Wu Lingying has accomplished an impressive feat of scholarship that will change the way in which readers approach on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writers.

By Reid Barbour,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May, 2015

缩 略 词 表

CE	<i>College English</i>
CP	<i>John Milton: Complete Poems and Major Prose</i> , ed. M. Y. Hughes (Englewood Prentice-Hall, 1957)
DC	<i>Divine Comedy</i>
ELH	<i>English Literary History</i>
ELN	<i>English Language Notes</i>
ERC	<i>Explorations in Renaissance Culture</i>
EAS	<i>Essays and Studies</i>
FQ	<i>The Faerie Queene</i>
HTV	<i>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i>
I	<i>The Iliad</i>
IJCT	<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i>
JEGP	<i>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 Philology</i>
JMTP4	<i>John Milton Twentieth-Century Perspectives Vol. 4 Paradise Lost</i> , ed. J. Martin Evan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JMTP5	<i>John Milton Twentieth-Century Perspectives Vol. 5 Paradise Regained and Samson Agonistes</i> , ed. J. Martin Evan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MLN	<i>Modern Language Notes</i>
MLQ	<i>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i>
MP	<i>Modern Philology</i>
MQ	<i>Milton Quarterly</i>
MS	<i>Milton Studies</i>
NAQ	<i>Notes and Queries</i>
PMLA	<i>Publication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es</i>
PL	<i>Paradise Lost</i>
PR	<i>Paradise Regained</i>
PQ	<i>Philological Quarterly</i>
RES	<i>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i>
SA	<i>Samson Agonistes</i>

- SEL *Studies in English Language*
SP *Studies in Philology*
TRSC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TLS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TSE *Tulane Studies in English*
UTQ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WJM *The Works of John Milton*, gen. ed. F. A. Patterson 18 vols. in 21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1—1938)

目 录

序言

Preface

缩略词表

绪论	1
第一章 《论基督教教义》：“诱惑与英雄”的神学基础	30
第一节 “圣子”耶稣基督与基督式美德精神英雄	33
第二节 “圣灵”与“内在精神”	42
第三节 诱惑与英雄的“内在精神”建构	50
第二章 《失乐园》：诱惑与循道英雄伴侣亚当和夏娃	64
第一节 伪英雄撒旦的邪恶本质和诱惑本性	66
第二节 撒旦的诱惑与亚当和夏娃“幸运的堕落”	84
第三节 “内在精神”之建构与循道英雄伴侣亚当和夏娃	102
第三章 《复乐园》：精神英雄之原型耶稣	118
第一节 耶稣的神性与人性	121
第二节 撒旦的诱惑与耶稣的“内在精神”建构	134
第四章 《斗士参孙》：殉道英雄参孙	164
第一节 参孙的堕落与绝望	168
第二节 再度诱惑与参孙的“内在精神”建构	176
第三节 精神斗士参孙	189
结语	200
参考文献	207
大事年表	223
索引	231
后记	250

绪 论

人生旅途过半，
却发现自己迷失在幽暗的丛林里，
原来我早已偏离那条平坦的路。

很难描述这幽暗丛林，
只觉它顽固、野蛮，
一想到它我会再次不寒而栗！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一章 1-6

(Dante, *Divine Comedy: Inferno*, Canto I. 1-6^①)

从一定程度上讲，人类发展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或者说是由英雄开启和推动的历史，因为英雄往往为大众的利益而战，体现人民的意愿。英雄产生的前提在于，环境与时代急需他们解决那个时代最关键的问题。在远古时代，生活条件艰险，人们最关心的是部落或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这往往取决于超凡的部落英雄或民族英雄，以及他们非凡的丰功伟绩。关于英雄的歌谣于是成为该部落或该民族最早的文学形式，口口相传，代代相颂。对于四处传唱以使民族英雄精神永传的吟游诗人而言，故事的主人公往往就是他们在歌谣里所歌颂的英雄。这些英雄无论是历史的存在，还是想象的虚构，是单个的呈现还是群体的综合，都承载着这个部落或民族的历史、神话、信仰、风俗习惯和希望，也如奥登（W. H. Auden）所言，“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态度和思想”（Auden, 1967: 93）。

在早期文学传统中，由于故事中的英雄就是作品主人公，因此，两者同用 hero 一词来表达。但渐渐地，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失去了被视为英雄的精神和气概，有的甚至成为“反英雄”（anti-hero），于是，作品中的“主人公”不再继续用 hero 一词，而用 protagonist 来代替。

“英雄”最充分的刻画体现在史诗里，因为“史诗就在于模仿英雄的行为”（Viperano, 1987: 69），由此，“英雄的”（heroic）与“史诗的”（epic）常被视

① 书中选自但丁《神曲》的引文，均出自英文版 Alighieri, Dante. *Divine Comedy*. trans. Peter Dale. London: Avil, 1996. 所引诗行的翻译参考了黄国彬、朱维基的中文译本，略有改动。后面出现的引文均以 DC 加行码的方式随文标出，不另加注。

为同义词，而“英雄主义”也成为史诗的标志性特点。布鲁姆（Harold Bloom）说，“在我看来，真正能定义一部作品为史诗的就在于它的英雄主义”，“或称之为一种精神灵魅（spiritual aura）”（Bloom, 2005: xiv）。

“史诗”（epic）的希腊文 *epopoieia* 源自两个希腊词——*epos* 和 *poiein*；前者意为“词”（word），后者为“代表”或“使……”（represent or make），因此，“史诗”本意为“散文或韵文所表达的一切虚构”（all fiction expressed in prose or verse（Viperano, 1987: 69））。但16世纪之前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用诗体创作，因此，尽管 *epos* 指所有的词和一切话语，但它主要“指诗人的诗歌语言，因为诗体优越”（Viperano, 1987: 69）。更值得提及的是，在诗歌语言中，六音步因其略胜一筹的音律稳定、庄严和宏大而使其名有了独有的意义，于是，“由于六音步的杰出，一贯以诗人自居的六音步诗歌作者被称为‘史诗诗人’”。此外，荷马史诗因其卓越的贡献，尤其在亚里士多德高度赞美与推崇之后，被后人视为史诗创作之范本。

在西方的文学作品形式中，悲剧诗和史诗一同被视为塑造英雄的最佳文学形式，其中史诗最为崇高，而唯一能与之媲美的只有悲剧诗。由于这两种诗歌形式创作的宗旨和核心是颂扬英雄，因此史诗和悲剧诗被统称为“英雄诗歌”。关于史诗和悲剧诗这两种诗歌形式的先后排序，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法律篇》（*Laws*）里有一个有趣的论述。他认为，这与读者的质量紧密相关，幼儿喜欢木偶表演（puppet-shows），大一点的孩子喜欢喜剧，受人尊重的成年人喜欢悲剧，而上了年纪的、成熟的和有经验的倾向于史诗（Plato, 2015: 657c-659c）。亚里士多德的论点相似，他在《诗学》（*Poetics*）中指出，需要演员等角色表演出来的属于“粗俗”，悲剧需要这类粗俗的唯一原因是为了有效地与低层次观众交流，因为没有此类夸张的表演他们无法理解和回应所发生的一切，所以悲剧的设计是用来吸引低层次的观众的，没有这类观众则无需粗俗的舞台表演，而只需史诗（Aristotle, 1996: 61b27-62a4）。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的最后一章又总结道，当合适的戏剧（drama proper）出现后，它将取代史诗，因为它内在固有其略胜一筹的品质（Aristotle, 1996: 49a2-49a6），这里的“合适的戏剧”应指“高雅的、无需舞台表演的悲剧”；亚里士多德终究力挺悲剧，依然视悲剧诗为诗歌形式中的最高者，其次为史诗。

到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诗的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史诗里，史诗上升到文学形式之巅；这种对史诗的推崇得到英国评论家和诗人的一致认同。史诗于是被统一提升到第一位，成为西方文学中最崇高和最适合刻画英雄的文学类型，诗人们也通过创作实践使史诗这一最高贵的文学形式在不偏离史诗本质的同时容纳叙事诗、田园诗、抒情诗等多种形式。维皮拉罗（Giovanni Antonio

Viperano, 1535—1610) 认为, 史诗的本质是“在主题的严肃和措辞的崇高两方面均超越其他(文学形式)”(Viperano, 1987: 69)。锡德尼(Philip Sidney, 1557—1586)把英雄史诗看作“最好、最完美的一种文学形式”, 因为史诗“不仅阐明真理和感动人去皈依真理, 而且感动人去皈依最高、最好的真理, 使宏量和公平照透一切乌烟瘴气, 装扮美德, 使之更美……每一个行为都会激动和教育心灵, 这种英雄人物的崇高形象就能使心灵中燃起尊敬的欲望”(锡德尼, 1964: 46, 39)。塔索(Torquato Tasso, 1544—1595)将史诗排在文学形式的第一、悲剧第二, 称史诗为“最优秀的诗歌形式”, 并认为, 史诗的使命是“歌颂光辉的、伟大的和尽善尽美的行为, 以最为崇高的诗句叙述出来, 感动人的心灵去思考, 升华认识”, “教育人们如何生活”, “指导人们向榜样看齐”(Tasso, 1973: 6, 10)。在17世纪, 英雄诗歌, 尤其是史诗, 继续享有威望, 进一步得到诗人和评论家的推崇。弥尔顿沿用英雄诗歌传统, 立志运用西方文学中致力于塑造英雄的高雅体裁来塑造他眼中真正的英雄。

早期的史诗是一种诵唱艺术, 伴奏乐器是竖琴, 由出没在宫廷、军营或民众聚会等场合的吟游诗人唱诵, 世代相传。“史诗”的古希腊词义强调“一段说辞或一首歌”。这种早期诵唱的史诗叫“原始史诗”(Primary Epic), 又称“传统史诗”或“一类史诗”(First Epic)、“口头史诗”(Oral Epic)、“真实史诗”(Authentic Epic)或“民间史诗”(Folk Epic)。另一类史诗叫“二类史诗”(Secondary Epic)^①, 又称“派生史诗”(Derivative Epic)、“书斋史诗”(Closet Epic)、“人工史诗”(Artificial Epic)或“文学史诗”(Literary Epic)。由于“民间史诗”和“文学史诗”的主人公都是故事里的英雄, 史诗也就转义为“英雄之歌”(Heroic Song)或“英雄诗篇”(Heroic Poem)。在“西方文学最古老的史诗《伊利亚特》”(Bloom, 1986: xiii)中, “伊利亚特”的字面意思就是“特洛伊之歌”(the Song of Troy), 也就是说, 整部史诗就是歌颂特洛伊战场上的英雄们。

每个民族都有关于自己民族的英雄诗歌, 但并非所有的英雄诗歌都是史诗或都能演变为史诗。“史诗是以高昂的诗体风格而创作的关于民族或部落的叙事作品”(肖明翰, 2009: 184)。图希(Peter Toohey)说, “史诗英雄往往社会地位较高、身体力量强大, 擅长作战、勇敢”(Toohey, 1992: 9)。换言之, 史诗英雄肩负着整个部落或民族兴衰的责任和义务。此外, 他们具有身体神力且英勇善战。例如, 在特洛伊战争英雄之歌中, 史诗主人公阿喀琉斯(Achilles)是“被敌我双方均公认为最优秀的武士”(Beye, 1976: 127)。阿喀琉斯首先因为战利品

① “原始”和“二类”的划分完全按照史诗出现的时间顺序, 不涉及价值判断, “二类”并非“二流”, 而是指它源自“原始史诗”或产生于其后。参见肖明翰:《英语文学传统之形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第187页。

(名叫布里塞伊斯的特洛伊女人)而与统领阿伽门农(Agamemnon)发生冲突,后者因女人的“身段体形”(I: I.115)而爱她胜过妻子,决定将她带回家“与我同床”(31),战利品被抢夺的阿喀琉斯愤怒地从战场上撤兵,结果导致希腊军几乎全部溃败。后来,赫克托耳(Hector)在战场上杀死阿喀琉斯的朋友帕特罗克洛斯(Patroklos or Patroclus),愤怒的阿喀琉斯为朋友报仇返回战场杀死赫克托耳,并用马车拖着其尸首奔驰在特洛伊城墙周围,直到老国王反复哀求,才将尸首送还。整部史诗刻画和表现的就是如阿喀琉斯之类的英雄。

根据这些较早的史诗英雄之刻画,他们具有身体神力、好战且英勇善战,常被称为“战争英雄”(Warfaring Hero)。这些英雄往往为了“带走财物、将女人领回家”(I: III.70)等自我荣耀而厮杀疆场,展示出极度的暴力和残忍,因此也被视为“暴力英雄”(Hero of Violence)或“武士英雄”(Martial Hero)。这类英雄的典型特点,如好战、身强力壮、战场勇猛、善于厮杀等,都在史诗《伊利亚特》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渲染。这种英雄的英雄主义体现在奔赴战场杀死敌人以赢取更多的战利品等个人所得上,因此,强壮的体魄、强大的身体力量、奔赴战场的英勇、致命的杀人武器成为战争英雄获胜的法宝和标志性特征。这一刻画就是古典史诗对“英雄”形象的典型塑造,“荣誉”是他们奋勇厮杀的动力,也最终将他们定位于“战争英雄”。这种英雄源自希腊荷马史诗及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诗,因而又被统称为“希腊式英雄”(Greek Hero)。

随着社会的发展,基督教传入欧洲,并对希腊罗马等异教文化^①进行着持续不断、日益深刻的“洗礼”。从4世纪初至6世纪后半期,西罗马帝国衰亡,各民族,尤其是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这是世界历史上大动荡和大变革的时期,严酷的现实和时代需要英雄,由此催生出大量的英雄传说和史诗。然而,这些战争英雄身上后来大多被不同程度地赋予了基督教的影响。特别在基督教于7世纪统治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后,英雄传说和史诗中那些崇尚武力、好战并善战的部落英雄或民族英雄逐渐由一个宣扬精神力量、具有全人类普遍意义的全新英雄——耶稣所取代。“史诗英雄”的定义和表现方式发生改变。“异教英雄”(Pagan Hero)让位于Christian Hero,因为在基督教视野里,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形式之英雄,如希腊式英雄等暴力英雄或战争英雄或武士英雄,往往为个人名利、虚荣等战利品或世俗价值而厮杀,属于“异教英雄”。弥尔顿笔下的希腊式英雄是异教英雄的典型代表。

^① 在基督教看来,基督教以外的宗教都是“异教”,基督教世界以外的人都是“异教徒”。“异教徒”的思想和观念被基督教通称为“异教思想”或“异教文化”。

关于 Christian Hero, 人们往往传统地从广义上将它理解为“有美德的基督徒”(virtuous Christian), 或保卫基督教的英雄(如十字军中的英雄人物), 也就是“基督教美德英雄”(Hero of Christian Virtues)或“基督教英雄”。但在弥尔顿身处的日益世俗化的 17 世纪, “人与上帝之间的距离和亲近关系”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当时, 人们不只是努力成为“有美德的基督徒”, 而且立志要达到他们的理想和楷模——耶稣——的完美境界, 尽管他们认为自己在本质上是堕落和不完美的。弥尔顿在神学著作和英雄诗歌作品中将耶稣基督作为英雄的楷模和原型来论述和塑造, 将“英雄”从所有具有基督教美德的英雄升华并严格限定为“基督式英雄”, 即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英雄(Christlike Hero)。本书将弥尔顿的 Christian Hero 大写, 解读为“弥尔顿式美德英雄”或“弥尔顿式精神英雄”; 其本质虽然依然为人们常理解的 Wayfaring Hero(循道基督徒), 但弥尔顿的 Wayfaring Hero 尤其强调耶稣的楷模指引。由此, 弥尔顿的“英雄”蕴涵了更严格、更深刻的意义, 既是“循道英雄”(Wayfaring Hero), 在对抗邪恶的斗争中坚定地遵循“上帝之道”, 必要时亦是“殉道英雄”(Martyr Hero^①), 为坚守对上帝(真理)的信仰和拯救他人而勇赴十字架, 忘我献身。此外, 弥尔顿在三部曲中运用同一“诱惑模式”, 将其“英雄”自始至终置于诱惑的包围中, 或堕落或成长或再生。由此, “诱惑”不仅成为衡量弥尔顿式英雄唯一的标准, 而且是试炼和锤炼英雄唯一的方式。

在弥尔顿看来, 希腊式英雄不够永恒和普遍, 而亚当、夏娃式的循道英雄和参孙式的殉道英雄^②虽然堕落至深, 但他们追寻精神再生、遵循“与神的相似性”, 这才是具有永恒和普遍意义的英雄主义体现, 因为在不再“英雄”的时代, 在充满诱惑和罪孽的堕落世界里, 唯有弥尔顿式英雄所代表的、在人的灵魂里所发生的善恶冲突中的制胜才是英雄主义的体现, 这样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 才值得诗人歌颂。与希腊式英雄相比, 基督式英雄也许身体微弱、行为不多, 但他们探索并坚持人生正确之道, 坚信人的强大精神力量。

其实, 基督式英雄对希腊式英雄的优势并不是弥尔顿的首创。“追逐劲敌, / 绕城三周”以杀死对手的阿喀琉斯式战争英雄为自我价值、个人的名誉和利益的得失而战, 如权力、地位、名声、女人和财富等, 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自我的世俗价值, 其英雄主义常体现在战场上的厮杀、流血和死亡, 以及对生命的践

① 本书将参孙式“殉道英雄”英译为 Martyr Hero, 而非 Martyred Hero, 因为后者只表示“为信仰牺牲殉道”事件本身, 但前者所含更为丰富, 除“殉道”事件外, 还包括殉道者循道的一生。弥尔顿的参孙属于前者, 因为诗剧《斗士参孙》不只是刻画参孙最终为信仰而献身, 更强调参孙为信仰而忍耐受难, 最终成长为“精神斗士”的过程。

② 亚当和夏娃为弥尔顿史诗《失乐园》的主人公和英雄, 参孙为其希腊悲剧诗《斗士参孙》的主人公和英雄。分别参考本书第二章和第四章。

踏和掠夺，他们获胜靠的是身体的巨大力量、无与伦比的战争武器、勇猛而残酷的暴行及希腊诸神间的妒忌之举。但后来，“希腊式英雄”的概念受到基督教教父们的质疑，如圣奥古斯丁^①就在《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②中挑战希腊式战争英雄观念。在书中，圣奥古斯丁指出，真正的英雄是上帝的斗士，为上帝（真理）而战，如耶稣基督，他获胜的力量是道德和精神上的力量。“基督教英雄”的概念由此出现，他们是美德精神层面的英雄而非体格或物质层面的英雄。对基督教教父和基督教信徒而言，精神力量才是真正英雄主义的体现，基督教英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

弥尔顿沿用圣奥古斯丁一脉对“英雄”的理解，但进一步将“基督教英雄”升华为“基督式英雄”，并更明确地确定为“美德精神英雄”，塑造一系列的此类英雄形象，对“英雄”展开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弥尔顿首先在神学著作《论基督教教义》中对英雄之原型耶稣给予详细的神学诠释，后来在英雄诗歌三部曲《失乐园》（*Paradise Lost*）、《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和《斗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③中成功塑造独特的弥尔顿式英雄之艺术形象。由此，弥尔顿揭示出具有《圣经》原型意义的、历史性的和先知性的真理，即人内心善恶之间的冲突才是永恒的战场，而每个人只要依靠其内心的道德力量和精神力量，都有可能成为这个战场上的英雄。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是世界文学史上与荷马、维吉尔、但丁齐名的史诗诗人，是英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诗人。弥尔顿晚年在英国革命失败、双目失明且接连失去至亲等困苦深渊里潜心为诗，终于不负所学，得偿所愿，

① 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是基督教神学家，也是中世纪主流神学的奠基人之一，受其影响的有中世纪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和16世纪的新教等。圣奥古斯丁的主要神学著作有《论自然与恩典》（*On Nature and Grace*, 415年）、《论基督的恩典与原罪》（*On the Grace of Christ and on the Original Sin*, 418年）、《教义手册：论信望爱》（*The Enchiridion: On Faith, Hope and Love*, 421年）、《论恩典与自由意志》（*On Grace and Free Will*, 427年）、《论圣徒的预定》（*On the Predestination of the Saints*, 429年），以及他在去世前不久才完成的巨著《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430年）。其自传《忏悔录》（*Confessions*）以祷告的形式记述了他本人的信仰之旅。

② 书中选自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引文，均出自英文版 *The City of God*. London: Dent's Temple Classics, 1905，所引诗行为本书作者所译。后面出现的引文以“COG”加行码的方式随文标出，不另加注。

③ 书中弥尔顿诗文的参考为英文原版哥伦比亚《弥尔顿集》（*The Works of John Milt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1—1938）。因卷帙浩繁，援引复杂，故书中将《弥尔顿集》缩写为WJM。《论基督教教义》收录在WJM的第十四卷至第十七卷；书中所有出自《论基督教教义》的引文由专著作者所译，并以WJM加卷数和页码的方式随文标出，不另加注。弥尔顿其他散文作品的选文和短诗的选行均以同样的方式标出。但为了以示区别和方便辨识，弥尔顿英雄诗歌三部曲的所选诗行改以诗歌名加行码的方式标出，不另加注；其中，PL指《失乐园》，PR指《复乐园》，其后数字为史诗卷数和行码；SA指《斗士参孙》，其后数字为行码。所引诗行的中文翻译参考了朱维之和金发荣的译本，略有改动。为避免烦琐而影响阅读，以下只视需要加注。

一跃万仞，高踞英雄诗歌成就之巅，完成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创作——英雄诗歌三部曲，即《失乐园》（1667年）、《复乐园》（1671年）、《斗士参孙》（1671年）。其中，《失乐园》被认定为英国文学史上的“文学史诗”之冠，《斗士参孙》为“用英语创作的唯一成功的希腊悲剧诗”（Daiches, 1960: 457）。

关于三部曲能否被视为三部曲，本书认为有必要先特意对此予以说明。原因在于，虽然史诗《失乐园》和《复乐园》的统一性不言自明，但把《斗士参孙》作为三部曲的组成部分却可能因其希腊悲剧诗体裁而受到质疑。然而，《斗士参孙》的创作计划、创作过程和出版情况都间接表明，《斗士参孙》与前两部史诗存在内在关联。在17世纪50年代及17世纪60年代早期，弥尔顿同时口述《复乐园》和《斗士参孙》，而且诗人最初的计划是，将《斗士参孙》和《斗士基督》（*Christus Agonistes*）作为姊妹篇与《失乐园》一起构成“相互补充和相互关联的诗作三部曲”（a trilogy of complementary and interrelated poetic works）（Patrick, 1979: 114）。但后来，也许是接受了埃尔伍德（Thomas Ellwood）^①的建议，弥尔顿改变计划，将《斗士基督》最后更名为《复乐园》。弥尔顿在出版《失乐园》三年多之后，将《复乐园》和《斗士参孙》合装出版，其中《斗士参孙》放在后面。由此，三部诗作构成了“相互关联的杰作三部曲”（a trilogy of interrelated masterpieces）（Patrick, 1979: 115）。就诗作的内容、英雄主题、精神实质和崇高的英雄诗歌风格等多方面而言，《斗士参孙》都是三部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此外，《斗士参孙》虽为希腊悲剧诗，但其高雅的风格、主题和内容都具有史诗性质。尤其重要的是，弥尔顿在诗剧里根据《新约》精神将《旧约》英雄参孙基督教化和史诗化，延续和发展了《失乐园》和《复乐园》里的基督式史诗英雄主题，将三部杰作建构成有机的整体。关于这一点，本书第四章将具体论述。

但英雄诗歌三部曲仅仅是弥尔顿人生晚期（1660—1674）成就的一部分，其创作远不只限于此。弥尔顿从小立志要在有生之年完成三件大事：用祖国的语言（英语）撰写一部史诗、一部英语语法和一部关于伟大祖国的历史著作。如前所述，他超额完成了第一个志向。而关于后两者，读者如果参阅一下弥尔顿作品集之权威哥伦比亚版本《弥尔顿集》，便可以在其中的第六卷里读到他的《语法》（*Grammar*）、第十卷里读到《不列颠史》（*History of Britain*）。此外，他还是一位神学家，其《论基督教教义》中诸多独特的非正统基督教思想甚至可以说是异端观念，如“反三位一体观”、具有悖论性的“诱惑观”等，对当时的英国宗教改革产生冲击，也对之后的神学思想发展影响深远。另外，弥尔顿的小诗覆盖了英语

① 埃尔伍德是弥尔顿晚年境遇最真实、可靠的记述人之一。双目失明的弥尔顿需要有人代读和听写，而埃尔伍德与诗人住的位置相距不远，因此，埃尔伍德除星期天上教堂外基本上每天下午都前来为弥尔顿代读和听写。关于诗歌创作建议，详见本书第三章引言。